

世界历史名人

军事家



KU TU ZUO FU

库图佐夫

赵强华

新蕾出版社

序

当时光脚步迈入 21 世纪门槛的时候,新蕾出版社向全国少年读者推出这套内容丰富、文采绚丽、装帧精美的《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百人百册)。这的确是件令人喜幸的事情。现今我们正大力提倡和开展素质教育,这一具有大气派的出版举措正应答了时代的要求。

这部丛书生动而翔实地勾勒了世界历史上 100 位出类拔萃的英豪人物。他们的事迹像熠熠生辉的点点繁星,照耀着我们仰望的无垠长空。他们中有胸怀韬略、驰骋沙场的伟大统帅,有献身民族解放大业、争取国家独立的革命志士,有叱咤政坛、创造时势的杰出政治家,有思想深邃、追求世理的哲学家,有虔笃济世的宗教

1/18/28 •

家，有探究自然奥秘的科学家，有以宏大精妙的声响抒发情怀的音乐大师，有以睿智的观察力描绘社会众生相的文学家。他们把高尚理想和为理想奋斗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洒向人间，注入青史。他们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学习榜样。

书中人物犹如历史长河中的大川巨泊和胜地奇观。阅读这套丛书固然会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开阔我们的视野，借古达今，做一个有见地的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效法英雄豪杰、先知哲人的高尚理想和情操，用他们的言行濡沫我们的思想，激励我们的行动。今天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以便将来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这样，方不愧于我们的时代、不愧于我们的社会，方能追随先哲的脚步，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新蕾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所持的友爱厚意和高瞻远瞩的创新精神。

杨生茂

1999年11月15日

新 董 出 版 社

丛书学术指导委员会

杨生茂 刘家和

马克垚 张弘毅

于 可 张 象

曹仲平 傅希春

策 划/纪秀荣

主 编/杨生茂 顾传菁

副主编/郑秀桂 陈德军

编 委/国荣洲 王文婷

张殿英 张 访

目 录

5	被迫远离军队的将军
21	在奥地利前线
32	挽救俄军
50	当了名空头“总司令”
61	统帅 父亲
70	因打胜仗被免职



	的 统帅
83	“北方老狐狸”复出
91	博罗季诺会战
126	取胜，不在一城一地 的得失
136	绞索在一天天收紧
142	追击逃跑的强盗
154	编后记

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俄国著名将领。1745年9月16日，出生于彼得堡一个身为中将工程师的军官家庭。14岁时，到俄国军队当下士。库图佐夫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与波兰、土耳其军队作过战，获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在参加鲁缅采夫指挥的战役中，体会到了这位名将的指挥艺术，深受鲁缅采夫战略战术思想的影响。在克里米亚，库图佐夫在以作战勇猛著称的苏沃洛夫将军麾下任职6年，从这位名将身上学到了不少制胜策略和战术。1774年，库图佐夫在作战中头部受伤，一只眼睛失明。1784年，他因军功晋升少将。

在1787—1791年的俄土战争中，库图佐夫

率领他的第六纵队，参加了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夺取伊兹梅尔要塞的战斗。

这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库图佐夫在几乎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亲自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用刺刀杀开一条血路，夺下了要塞最坚固的支撑点——五角堡，为俄军攻占伊兹梅尔要塞立下了头功。

战后，库图佐夫担任过一系列的行政和外交职务。1802年，库图佐夫在彼得堡任督军时，因“履行警察职责不力”，被沙皇亚历山大“恩准”免职，退隐于自己乡间的戈罗什基庄园。1805年，亚历山大一世因俄国参加第三次反拿破仑的联盟，召回库图佐夫。当年的11月11日，库图佐夫率领俄军在迪恩斯泰因击败法军。亚历山大一世不懂军事，又好大喜功。他剥夺了库图佐夫的总司令职权，亲自指挥作战，导致了俄奥联军12月2日的奥斯特里茨惨败。事后，亚历山大一世推诿责任，把库图佐夫调离了军队。

库图佐夫最辉煌的战绩是1812年在俄国境内击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库图佐夫在法军

进攻俄国两个月后的1812年8月9日被任命为全俄军队的总司令。在来势汹汹的法军面前，库图佐夫决定保存俄军的实力。在撤退中，只与法军进行小规模的战斗。但是，他也不得不屈从于公众的压力，9月7日，与法军在博罗季诺打了一场阻止敌军进入莫斯科的大仗。这一战役，双方未分胜负，俄军损失了近5万士兵和23名将军。正当全军要求与拿破仑决战的呼声高涨时，库图佐夫又下令向莫斯科方向撤退，诱使拿破仑进入空荡荡的莫斯科。这样一来，法军的后勤补给线拉长，经常遭到俄国军民的袭击。处在充满敌意的国度中的法军，粮秣征集困难，士气低落。拿破仑试图与俄方议和未成，只好在冬季到来之前的10月撤离该城。10月24日，库图佐夫组织了小雅罗斯拉韦茨战役，迫使法军沿着入侵的路线退出俄国。在寒冷的天气里，败退的法军后有追兵，又时时遭到游击队袭扰，不断减员。当残存的2万多法军渡过别列津纳河后，库图佐夫奉亚历山大一世的命令率军出国作战，担任欧洲联军总司令，征战波兰和普鲁士。在普鲁士的本茨劳城，库图佐夫着凉生病，于

1813年4月28日逝世。他的遗体被运回彼得堡,安葬在喀山大教堂。

被迫远离军队的将军

湛蓝湛蓝的天幕下，金风抚弄着满垄麦浪，发出轻轻的赞叹。正是秋忙时节，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的庄稼的甜丝丝的香气。田边地头，割麦的、赶车的、拾秋的，大人、孩子，来来去去。麦场上，连枷舞，人声响，村庄充满了秋收的忙碌和喧闹。

这是 1805 年秋天，在俄国乌克兰沃伦省的戈罗什基庄园的秋收景象。

播种、施肥、除草、浇水，忙活了整整大半年的庄稼汉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里。可是，在葱葱郁郁的杨树丛中，有一幢黄墙红瓦的房舍，却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沉浸在一片静默中。乡下的人们都知道，这幢带些华贵气息的乡间别墅里，住的是在彼得堡督军任上，由于“履行警察职责不力”，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 1802 年



“恩准”免职的俄军将领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

此刻，这位 60 岁的老人，正坐在自己房间的圈椅里，端详着自己手上的两枚圣乔治勋章。这是位从战火硝烟里冲杀出来的老人，时光的流逝，把他的满头青丝漂洗成一头银发。那双年轻时大而明亮的眼睛，现在眼帘松弛，因伤而失明的右眼露出没有表情的眼白，左眼黯淡无神。那挺拔的身量和英俊的面容都留给了回忆，40 多年的戎马生涯，带给他的是因风湿病总是隐隐作痛的双腿和肥胖衰老的身躯。

1745 年 9 月 16 日，库图佐夫出生在彼得堡一个中将工程师的军官家庭。在俄国军队的工兵军里供职的父亲博学多才而又富于同情心。按他的设计在首都开凿的运河和建起的一幢幢高楼虽然漠然不语，但富于热情的他却经常对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倾听朋友和同事们的心事，帮他们排忧解难。这位父亲万万没有料到，他书斋里丰富的藏书，除了给他的儿子提供了文学、艺术、戏剧、外语、数学等知识和爱

好外，还为他日后成为军事家打下了基础。

库图佐夫聪明好学，深受家庭环境影响。14岁，他就进入炮兵工程学校学习，并很快成了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各门功课都很出色，还懂得法语、德语、拉丁语，后来又学了英语、土耳其语和波兰语。学校一毕业，校长舒瓦洛夫就下令擢升库图佐夫为工兵军一级技术员，并让他留校辅助军官教授学生。

在校时间不长，这位懂几门外语、聪明干练、恭谨待人的年轻准尉就被列维尔总督戈利施泰因—别克斯基元帅发现，调到他身边做副官。在任副官期间，库图佐夫接触到许多有爵位的人物和外交官。

但是，库图佐夫不想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接来送往的应酬中，他没有多久就提出了辞呈，要求到作战部队去任职。

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良师益友苏沃洛夫。

1762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任阿斯特拉罕步兵团团长。库图佐夫在他手下任大尉连长。

当时，在位的沙皇是彼得三世。他盲目崇拜被俄国军队打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军队中推行他的一套治军方法。按照这套办法，军队每天都得像要参加阅兵式那样走路和穿戴。按规定，士兵应该站得笔直，衣着鲜艳，留长的头发扑粉后编成辫子，头天晚上坐着“睡”一夜，以免第二天因发饰不整齐而挨鞭笞。步兵为防止走正步时膝盖弯曲，就在腿上打上夹板。结果是摔倒也无法自己爬起来。每个连队的武器都擦得锃亮，刀鞘里的刀却悄悄生着锈。新设计的枪，枪托和枪筒在一条直线上，外表看来整齐划一，却难以用来瞄准。

库图佐夫在阿斯特拉罕兵团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景象。

在这里，士兵不挨打，不挨骂；衣着整齐，口粮充足。

苏沃洛夫对部队的军事训练要求十分严格。当时的欧洲，因为腓特烈二世大大提高了大炮和火器的威力，一致认为白刃战已经过时。而苏沃洛夫则认为，俄国的技术落后，在火器上难占优势。因此，敢于拼刺刀，用考验队伍勇气和



意志力的白刃战来决定最后的胜负，将是俄国军队的长处。因此，在演习时，他不准进攻的一方有片刻的停顿，也不许守方退却一步。只在最后一瞬间，才允许扬刀避人。苏沃洛夫还命令骑兵向步兵连冲杀，最后一分钟才允许步兵散开。为了让马匹习惯穿越战斗队列，苏沃洛夫命令在步兵队列后面放置装有燕麦的箩筐。

库图佐夫在训练中严格要求，身先士卒。苏沃洛夫发现了他的才干，对他十分亲近。他告诉库图佐夫怎样当一名普通士兵，给他讲述自己经历的战斗，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俄国军队的力量在于士兵。要搞好军事训练，但不能只注重步伐训练和依靠强迫纪律，要根据战争的需要练兵，使士兵在和平时期也如置身于战争环境中。

苏沃洛夫爱护士兵，平时和他们说笑，有空还编写识字课本和习题集，抽时间教士兵的孩子们识字。年轻的库图佐夫从苏沃洛夫的身上，知道了怎样带兵，也明白了士兵们为何那样爱戴和信任苏沃洛夫，宁可跟他赴汤蹈火也不退后。

这一次，他们共事的时间不长。20年后，库图佐夫再次在苏沃洛夫手下当军长，再次向这位老师学习怎样组织行军队形和行军、休息。这时，苏沃洛夫的军事原则发展成他的“制胜科学”，它的核心就是指挥员的“洞察力、行动迅速和攻势猛烈”。后来，库图佐夫运用并发展了苏沃洛夫的军事学说。

1770年，在俄土战争期间，库图佐夫遇到了他的第二位老师——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鲁缅采夫。那时，鲁缅采夫的集团军正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同土耳其军队作战。

库图佐夫很幸运，他被派到一直在主要方向上作战的鲍尔将军的军部，得以承担侦察敌情、勘测地形等任务，了解和判断敌我双方的动态。

鲁缅采夫在作战中，摒弃了当时流行的线式战术。这种战术要求在敌人正面平均布署兵力，它虽然便于将军们指挥，但受地形限制，且部队反应迟缓，只要一点被攻破，就会造成全线崩溃。鲁缅采夫大胆采用方阵作战的队形，他把营和师分成不同规模的小型方阵，方阵中配备

火炮,两翼由骑兵掩护,各个方阵间可用火力相互支援。由鲁缅采夫独创的这种方阵,实战效果很好。

在卡古尔河战役中,土耳其军队是俄军的四到五倍,而俄军只剩下三天的口粮,运输线又处于土军骑兵的威胁之下。鲁缅采夫一面给敌人制造兵力多于实有人数的假象,一面以主力进攻敌人阵地的薄弱环节,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一仗,从战场上逃得活命的土军士兵在多瑙河上因抢夺船只而互相厮打,淹死者不计其数。

库图佐夫在鲁缅采夫指挥的战役中,亲眼目睹了他的指挥艺术,他在自己后来的实战中,继承和发展了鲁缅采夫的战略和战术的基本思想,而且每战都有创新。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库图佐夫能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达到胜利的目的。

一群大雁排着整齐的队形,从戈罗什基庄园上空飞过,嘹亮的雁叫声打断了库图佐夫的回忆。老人抬起头,向窗外的蓝天望去。其实他

